



重庆 24 名涉黑组织头目全部落网

冻结黑恶势力涉案资产 15.96 亿元



专案组在研究案情



黎强 渝强集团董事长 总经理

23 日,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介绍,为推动“平安重庆”建设,重庆市警方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24 名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全部落网,查封、冻结黑恶势力涉案资产 15.96 亿元。“全市打黑除恶行动已进入攻坚阶段。”刘光磊说,今年 6 月以来,我市警方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一批欺压群众、危害一方社会的黑恶团伙受到警方严厉打击,24 名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全部落网,160 多名骨干成员被抓捕归案。目前,这些涉黑案件已经进入诉讼审理阶段。

“黎强案”案卷 240 多本

明日,法院将开庭审理黎强等人涉黑案,检察机关共有 240 余本案卷。据介绍,全市检察机关共审查起诉的案卷有 5000 余本,平均每案 100 余本。黎强等人涉黑案,是近年来检察机关起诉案件中,案卷数量最多的一个。

完成出庭预案 300 万余字

为把案件办成铁案,公诉人一共完成出庭预案 300 万余字,平均

每个案件 20 万余字。

每周工作 7 天 每天 14 小时

检察机关黑恶案件专案组以“8+6”(每日 8 小时工作时间加上 6 小时加班时间)、“5+2”(每周 5 天工作日加上 2 天公休日)的模式工作。

涉黑职务犯罪三大特点

一、司法人员及行政执法人员

犯罪突出。在办理的案件中,共查办司法人员涉嫌职务犯罪 28 人,占立案人数的 56%。行政执法人员涉嫌犯罪 4 人,占立案数的 8%。

二、案件罪名相对集中。涉及受贿罪 32 件,占所查办案件的 71.1%;行贿罪 9 件,占 20%;贪污、玩忽职守、徇私枉法、故意泄露国家秘密各 1 件,分别占 2.2%。

三、大案要案比例较高。所办案件中,涉及处级以上干部 18 人,其中厅级干部 8 人。

揭秘黎强发迹过程 曾是学校食堂炊事员 三万元起家经营中巴

认识黎强的人都说,黎强的算盘打得精,善于经营。知情人称他是靠在单位车队管安全时,积累了一些交通执法部门的人脉资源,才走上车老板道路的。连日来,记者走访了黎强过去工作过的厂和曾一起经营的合伙人,将黎强发迹的过程逐步呈现在读者面前。

1985 年 曾在学校食堂煮饭

据黎强的幺婶何婆婆称,黎强的父亲原来是西南政法大学食堂煮饭的,黎强也因此曾在该校食堂煮过饭。后来才进了重庆毛条厂工作。

重庆毛条厂保卫科邹科长称,黎强是 1985 年进厂的,属于照顾关系。进厂前,黎强就和伍树芹结了婚。重庆毛条厂在上世纪 80 年代相当红火,进厂的多是当时的县、乡、镇领导及其家属,伍树芹的父亲当时是鱼洞小坝公社书记,伍树芹 1982 年进厂,黎强进厂,是伍的关系。

邹科长说,黎强进厂时当电工,先后在机电设备科和供应科呆过。他进厂时,就有驾驶执照,如果早一年进厂,厂里肯定会安排他开车,因为那时厂里需要驾驶员。

1991 年 进单位车队管安全

邹科长称,1991 年时,新西兰方面和他们厂的两个车间合资组建了中外合资的渝新毛纺有限公司(简

称渝新公司)。渝新公司成立后也很红火,曾是市里的十佳纳税大户。后因外方撤资,原来调过去的职工才回原单位。

黎强因为岳父有点关系,当时就从毛条厂调到渝新公司车队搞安全。他那时没有任何职务,工作任务就是帮车队的 10 多辆车办年审以及办驾驶员年审。如果单位的车辆出了事故,他也要负责跑,并协助当时的交通班(就是现在的交警队)处理交通事故、交通违章等。

在渝新公司车队搞安全工作时,黎强对运输行业有了全面认识,同时也接触了一些交通行政执法人员,积累了一些人脉资源。

上世纪 90 年代初 3 万元起家跑中巴

记者找到了一位曾帮黎强修车的师傅,据其透露,上世纪 90 年代初,黎强就开始与人合伙经营了一辆“乐达”牌 19 座、车牌是“川 B××938”的中巴车。当时跑鱼洞到解放碑的线路,每天跑五六圈。当时上车起步价 5 角,全程 2 元。而今从鱼洞到解放碑全程才 3 元。所以,那时经营中巴车也算是暴利。当年请来卖票的售票员称,淡季每天票款收入也有一两百元。过年过节或周末,一天有 300 多元收入。每晚,她都把票款结算给老板。

记者辗转联系上黎强最初的合伙人。据合伙人称,他和黎强合伙时,买中巴车花了 6 万元,他和黎强各出 3 万元。那些年头,“万元户”少得很,钱是好不容易才凑起来的。那

时的汽油才 1600 元/吨,他们买汽油都没有钱,第一次买 1 吨汽油,还找了好多关系,说了好多好话才凑来。这样才让车轮子转起来。

合伙人说,他们有个大致分工。司机从外面请,他也在车上售票,黎强负责协调外部关系。那时的政策规定,允许私车存在。但政府、企业的公职人员不能经营中巴车,只有个体户才能经营。合伙人称,他和黎强当时都是有单位的,所以把车子挂在一位个体户亲戚名下。

“黎强这人有点夹。”合伙人称,因为黎强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关系特别好,便利用这个机会报假账。那时,本来一个月只有两三张交通违章罚单。一张罚单低的 5 元、10 元,多的 20 元、50 元、100 元。但黎强一个月要拿一两千元交通违章罚款回来报账。

黎强搞勾兑有一套。合伙人称,黎强时不时拿他们的钱去给买烟、到乡镇买新鲜的粮食猪肉送礼。那时送得出手的香烟就是红梅、红塔山、万宝路等。他对这种做法有点想法时,黎强就说“这些事情你就不要管了,我负责摆平”。

因合作不愉快,合作时间只有一年多,合伙人就离开了,剩下黎强独自经营。

1992 年,受全国经济萧条和政策环境影响,许多企业职工下岗。当时,毛条厂鼓励职工自谋职业。一些有点门路的人纷纷主动下岗,黎强也在此列。当年,黎强和妻子伍树芹双双下岗,之后立即创办了渝强公司。

重庆

山西煤矿重组整合方案审定 民办矿占 28%

截止昨日,备受社会关注的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进展顺利。山西 11 个市煤矿重组整合方案已全部审定完毕,重组整合煤矿企业协议签订率达到 97.9%。在整合后保留的 1053 处矿井中,国有办矿占 19%,民办矿占 28%,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办矿占 53%。至此,山西省形成了以股份制企业为主要形式,国有、民营并存的办矿格局。民营企业作为接管主体的比例高达 30%。“三分天下有其一”。其中,朔州市形成了国有和民营煤炭企业各占半壁江山的办矿格局,吕梁市民营煤炭企业的矿井数和产能都占到了 60%。

目前,全省重组整合煤矿企业协议签订率已达到 97.9%,主体接管到位率 71%。从已批复和正在批复方案的情况看,全省矿井个数由 2598 处减少到 1053 处,压减比例 60%,30 万吨/年以下的矿井全部淘汰关闭,保留矿井全部实现机械化开采。其中,90 万吨/年及以上的综采机械化矿井占到 2/3,平均单井规模由 36 万吨/年提高到 100 万吨/年以上。由此,全省将形成 4 个

年生产能力亿吨级的特大型煤炭企业,3 个年生产能力 5000 万吨级以上的大型煤炭企业,11 个年生产能力 1000 万吨级以上的大型煤炭企业,72 个 300 万吨级左右的地方集团公司。全省办矿企业由 2200 多个减少到近 130 个,其中央企(不包括中煤)及省外大企业办矿 46 处。

在小煤矿退出的同时,山西省太钢、焦炭集团、能源产业集团、国际电力集团等不以煤炭为主业的大型国有企业,也全部退出了所办煤矿的控股权。

这项决策实施近一年,山西省煤炭行业运行态势日趋好转,煤炭价格稳中有升,行业经济效益提高,职工队伍保持稳定,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明显好转,实现了煤炭资源整合煤矿兼并重组与“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两不误、两促进。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也趋稳向好,1 月至 9 月份全省煤矿共发生事故 45 起,死亡 159 人(不含非法事故),事故起数同比减少 39 起,下降了 46.43%;死亡人数同比减少 62 人,下降了 28.05%。全省煤炭生产百万吨死亡率为 0.2805。

人民

成都开设“少年 MBA 班” “富二代”现象再引热议

新华社电 一年学费 7 万元,毕业生读美国高校,12 人的超小班,目标直指“培养未来的企业领袖和行业精英”。成都三原外国语学校开办了这么一个特殊的班级——“少年 MBA 全球企业精英班”,有人还送了它一个别称——“富二代”班。

优越的教学环境,良好的生活氛围,先进的学术思想……“富二代”纷纷选择把子女送到国外高校接受教育。于是,出国留学几乎成了“富二代”的标志之一。

成都三原外国语学校国际部主任王劲松表示,选择出国留学使高考“指挥棒”失去了作用,不要应试教育,加强素质教育,为出国留学打牢基础。当前,这也成了大多数“富二代”们对子女中学教育的主要期望。

今年 9 月 1 日开学的“少年 MBA 班”,现有首批学生 11 人,他们的父母都是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有煤矿老板,有生意人,也有食品企业老总、房地产开发商。

没有了高考的压力,语文、数学和政治、历史没有什么区别,只要求会考过关就行。“少年 MBA 班”的课程设置别具一格,语文课上学的是象形字并要求熟读和理解四书五经。体育课上学的是长拳,劳动课学的是中国烹饪技术。此外,还有教官对学生们的礼仪进行专门的指导。

“有钱花在教育上,花在提高孩子的素养上,是值得的。”这种教育方式其实也很不错,至少可以作为中国教育的一种探索。”消息一出,立即引起网友热议,不少人

支持态度,认为有经济条件就让孩子受最好的教育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然而,也有部分人表示质疑,甚至说一些难听的话。“这样怎么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有钱人受更高的教育,那不是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学校越来越像个商场,就是给那些不喜欢读书的有钱娃娃一个花钱买文凭的地方。”

“各种非议都在预想之中,现在社会一说到‘富二代’就是负面的,我们不愿意给孩子打上这样的标签。这个班的学生很懂事,他们并不想和别人不一样而拉开彼此的距离,他们同样住在四人一间的普通寝室,吃三菜一汤的普通饭菜,课间操、班会一样不能无故缺席。”王劲松说,现在他正带着“MBA 班”的学生和普通班的学生一起开展拓展训练,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不显得特殊化,能融入到大集体中。

经过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蓬勃发展,中国大多数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年龄已在 55 岁到 75 岁之间。可以预料,今后 5 年至 10 年将是众多民营企业“交接班”的高峰期。因此,“富二代”们对下一代的教育格外关注,也使得近几年针对“富二代”的教育逐渐形成了市场。

不可否认,这是一群幸运的孩子,他们比普通同龄人享受着更为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环境,因此,他们的成长往往更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这群从“少年 MBA 班”走出去的孩子究竟能不能如学校家长所愿,最终成为“企业领袖、行业精英”呢?还有待考察和探索。